

舉高文學的姿勢——隱地和他的爾雅出版社

◆白靈 詩人、台北科技大學副教授

站好純文學的姿態

沒有什麼比堅持一件事，且永不罷休更難的了。尤其是一件對的、美的事，一件有益公眾、長期可以滋養天下諸多心靈的事。多數人堅持都不會太久，少數堅持的，也會因時移境轉、外界誘惑、迎合時代、或個己利益，而添油加醋、而動搖初衷、改弦更張，甚至添貼各種面貌，以換得明哲保身、令自身可以悠遊於世、乃至名利雙收。因此堅持有時會變成不合時宜、過度執著、乃至不知變通，甚至招來落伍的譏嘲。

如今的爾雅出版社與洪範出版社，大概是走過 40 年出版歲月後，由當年「五小」到如今碩果僅存、真正如假包換的「純」文學出版社了。除了文學，一切免談。而爾雅中的這個文人不像洪範內的文人只含蓄地站在幕後，他卻敢於姿態明顯地站在檯面上，在諸多文學議題上勇於表現自身的意見與堅持，這又使得爾雅的招牌比洪範的文學特質和影響更為突顯。

這樣的突顯與堅持，不太像台灣一般出版人的作風，比較像文人執拗不屈的性格。雖然面對未來，可能是更艱困的文學出版歲月，新出的書甚至走不出門，退書卻可能如潮而至，印量於是一減再減，有一天有可能來到劉紹唐所說的五百，但這個人說，即使如此也要做到小而美、做到他不能動為止。這個人以各種方式大聲疾呼、一再想阻擋又阻止不了這樣的趨勢，卻依然要上印刷機只印文學，也不管低潮會持續多久、退潮的大勢有多快，他「舉高」文學的姿勢是矢志不移的，堅信再低的浪也仍有漣漪、仍會波動人心，無論如何也要「把姿勢站好」(王鼎鈞)，這樣的姿勢是動人的。

這個人眾所皆知，是隱地。

一個人最好的成長是能由一項興趣，自我訓練或接受訓練成為專長，其後作為職業，幸運的則發展為事業，要不至少成為終身的志業。隱地因為天時地利人和，有幸能由年少時的三餐不繼、常處饑餓狀態的困窘環境，後來走上寫作、雜誌編輯，與文學出版兼顧的道路，最後曾在 80 年代末達到人生事業的巔峰（1975～1988）。隨著時代的變遷、政經環境的改變、資訊傳播閱聽媒介的變革，整體出版環境的歧出與多元化，其後即進入跌宕起伏、競爭激烈、文學急遽邊緣化的時點，隱地卻不改其志，將寫作與出版當作生命的船舶，勇於「承載」與「流動」，與諸多文學好手共同撐帆、在顛簸的歲月浪濤中相互打氣、一起成長，不因大好而大肆擴充、不因大落而頹喪萎頓，始終維持當年出發時的規模，只是將眼界更為擴充，提攜更多文壇新手、成立爾雅書房擴大與各種年齡層的讀者群互動、發想並支撐「年度小說選」、「年度詩選」、「年度批評選」、「極短篇」、「紀年日記」等諸多不同書系的發展，即使多年後無以為繼，也樂見其他出版社承接其志，繼續出版。而這些創舉在台灣文學乃至世界各地華人文學發展上均具有標竿性的作用，未來其影響力將日益突出。

而當爾雅由 70、80 年代文學出版的高峰下來，即使早年的文學「暢銷書現象」已難再出現，卻仍能始終以平均每年出版 20 本書的速度維持到今天。這種長年的堅持甚是不易，即使只能以少數的「長銷書」補養多數的「滯銷書」，卻始終固守小說、散文、新詩、評論四個文學領域作為據點，嚴選好書，40 年來不曾偏移。若想對隱地藉爾雅與諸多文壇好手、高手、怪手如何長期互動有所了解，可以參看黃秋芳的〈作家的第一本書綜合採訪〉（《文訊》30 期）、郭明福〈訪隱地談三十年的年度小說選〉（《文訊》156 期）、宋雅姿〈隱地與他的文學宗教〉（《文訊》236 期）、徐開塵〈說不清楚的新世界〉（《文訊》354 期）等專文，或隱地的《作家與書的故事》、《漲潮日》、《春天窗前的七十歲少年》、《小說大夢——「年度文選」再會》、《遺忘與備忘——文學年紀一甲子》、《清晨的人——爾雅四十周年回顧散章》等一系列的書，至少半個文壇的光影變化均映顯於其中。

爾雅印行過八百種文學書，少說已出門的書籍總數理應超過四、五百萬本，光以冊數來算，足以填滿一百家小型圖書館，或四、五十家中型圖書館。但它們不會那麼被集中，現在地球上只要有中文圖書的館舍或家屋，它們必然占據顯明的位置。而且很幸運的，它們不易被下架，這些書都不會有一般科技或法商乃至流行的健康或美食書籍易過時的疑慮，因此被裁成廢紙的機率比尋常書本少太多了，它們會像飛羽或雪片，繞著全球無數喜愛文學的心四處飛揚，尤其是華人集中的地區，成為撫慰孤寂、安頓不安、建築精神、修補靈魂的重要養分。

隱地的童年與文學啟蒙《海燕集》

爾雅的出現與長期存在，或可更早地回溯到隱地的童年。比如對當年到了十歲還不識一個大字的隱地若能更深地認識，或能對隱地與爾雅更有所理解，只可惜十歲之前的隱地仍未完全顯影，因此我們所知仍甚少。而那時十歲的他，卻仍站在上海崑山小圓莊延展出去的水田裡等待學習插秧，當他望著腳下自身稚弱的倒影及背後廣袤的天空時，幼小的心裡會像 13 戶人家沒一人識字般純樸乾淨得只是一面鏡子？還是偶而會模糊放映著離他三年遠在台灣的父母逐漸淡掉的影像？很幸運的，他最後沒有成為紅色政權下一名黝黑、整日墾田除草的農夫，他的母親吵著他父親、吵到必須回到崑山以數袋米將他自土地圍困中贖走、拔出，然後讓他十歲卻謊報成八歲從小二讀起，因此小學畢業都快 16 歲，高中畢業都快 22 歲。而小時候那麼漫長的文明空窗、如農夫般的純樸與坦直，對他日後十四、五歲就寫作、他的早熟、奮起直追、為人處世、乃至文風，一定有重大的影響。

很少人會像他對「空白」那麼警醒，他在很多寫「關於書」的書中對不同年代文學出版的紀錄詳盡到不行，幾乎如數家珍、而且跨弧寬廣無比、在不同年代中跳來跳去，生怕會遺漏了什麼。這或許與當年他年幼時對文明完全的空白感，以及對書的可怕陌生感（因母親愛打牌，認為「書」等於「輸」）有關。直到他不小心碰到了張漱菡所編女作家小說選集《海燕集》（1953 年出版），且受到啟發和深重的影響，強烈要寫作的幼苗和當一個出版人的夢想應該就在那時候悄悄植下的。《海燕集》這個選本對台灣 50 年代初期女性關注的議題、題材選擇、集體姿態，乃至意識型態的呈現皆有獨到的眼光，「有別於職業出版家的『市場眼』或學

院主編的高藝術取向」(應鳳凰)，但《海燕集》的女作家集體肖像展示畢竟仍有其市場策略的考量，隱地則是更含蓄的，但在「為讀者而選」乃至「為每一年的空白而選」的原則下、且既不過偏於出版市場取向也不偏於曲高和寡的學院取向，也可說是較純文人式的出版方式，正是隱地日後數十年在文學出版上努力的方向。

而不論《海燕集》的女作家們(包括蘇雪林、謝冰滢、張秀亞、張雪茵、郭良蕙、繁露、艾雯、琰如、鍾梅音、潘人木、侯榕生、劉枋、王文漪、張漱菡等)有沒有在個人個別的經歷中，把當時整個民族的大變動大遷移寫入作品中，她們有無透過小說的虛構，或「譫妄」作了德勒茲所說的最「健康的創造」甚至是「對民族的創造」，而得以在那個多變多災的時代「為這個缺席的民族而寫作」，無論如何，他們至少「創造」了個隱地，而隱地為這樣的「創造」回饋了一輩子的心力。因為如果只有歷史紀錄而沒有創造，尤其是文學藝術，一個民族仍可能是「缺席的」，「缺席」即是「空白」，「缺席感」即是「空白感」，有強烈「缺席感」的民族才有「創造」，否則只剩下滿布修飾的歷史，最終仍會在時間的洪流中自動「缺席」和「空白」。因此為每個年代諸多紛繁嚇人的創造披沙瀝金、仔細篩選，留下真正可貴的「創造」，使之不致沉埋於流沙之中，即是日後隱地發想、創辦「年度小說選」、「年度詩選」、「年度批評選」乃至「年日記本」，且持續三十餘年、十年、數年不等，乃至在八百本書中為每位作者建立「寫作年表」的構想等，都已為台灣文壇做了前此不曾有過的創舉。這可說對文學的發展史做了點燈、照亮的工作，使後人未來在回顧時可以快速無憾地填補「缺席的民族」各個年度的「空白」，而這樣的創發竟是從今日出版規模看來僅屬小型的隱地所開端的，不得不令人敬服他的遠見和毅力。

「年度選集」的推手，新詩的扶植者

由隱地開其端的「年度小說選」野心不可謂不大，從 1968 年創辦，迄 1998 年，連續出版 31 冊，連同回溯編選《五十六年(1967)短篇小說選》、《五十五年(1965)短篇小說選》，及《復活(八十八年至九十一年度)(1999~2002)》，乃至若包括結集為《這一代的小說——民國四十五年~民國五十六年(1956~1967)》(1967 年大江出版，1980 年爾雅重印)，在隱地注目下，合計完成了共 35 集，橫跨了 1956 至 2002 年，長達 46 年的小說選集，雖然其中兩冊無法成為年度選，卻畢竟是目前台灣文學出版史上歷時最長、花費心力最鉅的年度選集。雖然隱地說《這一代的小說——民國四十五年~民國五十六年(1956~1967)》直接「引發」了之後他出版「年度小說選」的構想，但筆者卻竊以為更早的種子乃至《這一代的小說》一書的編纂，在他年少讀到《海燕集》時就已埋下了種子，這也是後來他會為《海燕集》至少一半的作者都出了書的遠因。

台灣的「年度詩選」最初也由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創始，爾雅持續出版了《七十一年詩選》(1982)至《八十年詩選》(1991)，長達十年；後雖經張默、向明、辛鬱、余光中、洛夫、梅新、商禽等前輩詩人多方奔走，建請文建會出手贊助，遂改由現代詩社承辦了六年，又由創世紀詩社接手兩年，再交台灣詩學季刊

雜誌社承接了三年，但其對外發行、總經銷、宣傳仍然是委由爾雅在背後助力，如此前後整整支撐了 21 年，其後才由二魚文化公司於 2003 年接手。即使後半的 11 年（1992~2002）僅請爾雅代為總經銷，期間隱地對書本的銷售帳目清晰、爽快，書到即先結帳，從不讓獨立支撐收支的詩人編委們有任何吃虧，這是後來轉到二魚出版前幾年仍能勉力支撐幾年的原因。

而在小說、散文、新詩、評論四個文類中，隱地是台灣所有出版社中對弱勢的新詩類最為照護的出版人。已出版有關現代詩的個人著作、選集、論著、導讀、童詩，竟多達近 140 種，占了爾雅已出版書籍中大約六分之一強，這是 1949 年之後台灣大小出版社中所僅見的。而且有關詩的出版物中，成名詩人與年輕新秀並出，不分年齡、知名度、詩社屬性，多能一視同仁。從 70 年代出版的唯一詩集是杜國清（笠詩社）的《望月》起步；80 年代詩集比例增加，先後出版了蓉子、蕭蕭、馮青、陳義芝、紀弦、白靈、張錯、沙牧、非馬、席慕蓉、張默、蔣勳……等詩家的詩；90 年代之後，爾雅個人詩集的陣容又添加了蘇紹連、沈志方、洛夫、何光明、焦桐、向明、隱地、扶桑、辛鬱、王信、朵思、李進文、梅新、王鼎鈞和渡也……新世紀之後李進文、林德俊、曾琮琇、薛莉、碧果、丁文智、沈奇、劉梅玉、柯嘉智、林幸謙、林文義、黃漢龍、林明德、黃克全、王宗仁、曾郁雯、楊鍵……其作者群涵蓋了《笠》、《藍星》、《詩人季刊》、《創世紀》、《現代詩》、《葡萄園》、《台灣詩學季刊》、《星座》、《玩詩合作社》等不同時代、不同年齡、不同詩社屬性的各種成員，其後甚至自己也成了詩人中的一員。如此對待文學，支撐新詩的堅持不懈，也義助突顯了一群文人不隨世俗漂流的精神價值，令人既欣慰又感動。

跨文類的創作型出版人

隱地的寫作橫跨小說、散文、評論、哲理小品、新詩等不同文體，出版四十多本著作，真誠、直率、幽默、充滿赤子之心、有所感或體悟即發而為文，幾乎無不可對人言者。即使寫詩，57 歲起，16 年間，他就出版了五本個人詩集和兩本選集，比起其他早發數十載的詩人均不遑多讓，而且全憑「心中有個詩神引導」、「沒有為寫不出一首詩發過愁」，他「只負責找紙找筆將它記錄下來」，由此可見其餘。因此寫書與編書成了他生命至死不逾的志業，即使年近八十依然火力十足。近年還曾先後發文對好友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的論點及下半部、在爾雅出過七本書的馬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第三冊，均有所批評，即使並非全然學術專業的評析，至少承繼了早年他主編《書評書目》的初衷和志氣。

隱地在沒有書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讀的是軍系大學，受過嚴格的思想教育，卻自始至終不服那樣的規訓，一再地藉文學的翅膀或地下道自其中逃逸，《海燕集》有可能是「種玉丸」（催生受孕藥丸，其父親在 1949 年之前曾短暫代理），催生了其後所有的可能。他又不肯自滿於暫得的成績，在各式文章中一再感激所有幫助過他的小學、中學師長、同學、文友、文壇前輩。更將身體視為「一條船」，對自己建構的一切都視之為「暫有」，一生視為「一場旅行」、「一部移動史」，因為不論什麼船都會故障會朽會沉，沒什麼好害怕，因為「歷史也將沉沒，沉沒才是這

個世界最後的命運」，因為「人最難能可貴的特質在於明知會失去，卻仍勇於追求」。這種「生命的終極船舶論」悲觀中有樂觀，對生命追求創造的必要性卻仍充滿了期望。

從隱地身上，印證了一個文學人與出版人在漫長一生中如何掙扎與調適自身，與文友們共同「為缺席的民族而寫作」（德勒茲），如何在時代跌宕變遷中撐帆掌舵、堅持其航路和站姿，而終能逐年寫下一頁頁精彩的奮鬥史。

爾雅出版社與台灣文學出版

◆汪淑珍 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隱地說：

我不會因為文學讀者少了，就把出版方向轉移，不，我不會，我從來沒有考慮改換跑道，出版其他性質的書，爾雅永遠繼續走最初的路，就像二十五年前，我就設定只出版散文、小說、詩和文學評論，我們會一直圍繞著文學這顆星旋轉，不管它曾經光燦奪目或如今黯淡無光。

1975年7月成立的爾雅出版社，在隱地堅持下，不走商業路線，秉持以純文學出版為主。隱地將其對文學的熱愛情感化為「出版」，照顧作家、培養閱讀人口、改善社會風氣，對提倡國內讀書風氣、推動文化事業貢獻頗大。雖然80年代以後的文學圖書出版，逐漸走向大眾化為主的模式，對出版界而言，好賣就是好書，似乎市場競爭取決一切。讀者的消費傾向不但影響了作家創作原則，也影響了出版社出版原則，一些作者、出版者也自覺地把迎合讀者的喜好作為目標。但爾雅出版社仍持續出版純文學書籍，只為在此科技、物質，聲光充斥的絢爛時代，以文學充實人們心靈、涵養人們的素養、沉澱人們紛雜的思緒、撫慰慌亂的人心。

隱地說：「持續了三十二年多的爾雅叢書，也不多不少每年仍以二十種新書和讀友見面，雖然印量愈來愈小，我們仍不氣餒，當年既然敲開了一座文學之門，如今守住文學大門，也就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職責。」因其堅持，也為爾雅出版社塑造了固守純文學的象徵。

二、作家個集保有純文學生存空間

走過40年的爾雅出版社，已經出版八百種文學叢書。無論是在物質匱乏的70年代，或是今日精神貧瘠的年代，爾雅出版社總是以本本好書，調劑人們的生活，帶給人們豐盛的精神饗宴。

出版是傳播意念的一種方式。書籍發行愈廣，影響愈盛，出版的力量就愈見彰顯。1975年至1988年，爾雅出版社以其廣大的發行人數，進行改進社會閱讀風氣的功能，功不可沒，對於文壇自然也有一定的影響。

俯瞰（Overlook）出版社梅爾社長說：「小出版社要求生，第一要有堅強的舊書單。」爾雅出版社出版了多本為人們所稱頌的經典書籍，這些書籍引領了群眾